

紅茶

鄧文杰



自序

我1915年1月1日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上过私塾和小学学堂。1931年考入新安县立师范学校。193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革命活动，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被国民党逮捕，判处12年徒刑，先后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徐州陆军监狱和开封反省院。后又被押进开封第一监狱。1938年出狱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地下党和抗日根据地工作过。在解放战争中和解放后至今一直在河南工作。我做过党的工作、政府工作、人大工作和文化工作等。

“文化大革命”时我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我于1977年7月开始写回忆录《征途》。我是从二十年代写起的，写到1989年6月平息了北京反革命暴乱和制止了各地的动乱以后。在这60多年中，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认为有许多需要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因此，我不采取正规的传记体的写法，而采取按事情本身设题来写，基本上是一事一题的写法。每篇长短不一，有的很短，有的却相当长。因为《征途》是断断续续历时12年写成的，多是随手写来，所以有些篇目体例不够统一。特别是最后一部分，诗的数量相当多。我对诗没有多的研究，但我对有些事物，除文字记述外，还常常情不自禁地以“诗体”帮助表达。我不怕贻笑大方，只求能够借以反映现实。

因为《征途》是回忆录性质，内容方面有许多是靠我的记忆来写的，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闻者予以赐教。

目 录

杀人	1
一支旧军队的覆灭	6
围城	9
“老 Ci”	14
一 “特别捐”	14
二 长袍长衫的命运	16
三 县长带队上早操	17
四 城门口问官司	18
五 剪辫子	19
六 “放脚”	19
七 向“神鬼”开战	21
“民国十八年”	22
吉鸿昌部队在新安	27
县师	28
郑老师	31
反动	35
一 取保	35
二 开除	36
三 追查	36
四 逮捕	36
五 免职	38
六 特务	38
七 国民党预备党员会	39

革命活动的继续和深入	41
建立党、团组织	43
党、团组织被破坏	45
看守所	48
禁闭室见闻	50
一 红军战士和农民“政治犯”	51
二 好汉	52
三 谢会山之死	53
四 某旅长之短见	53
五 特务、叛徒	54
六 皮行老板	55
七 毒品	57
八 管理员学偷	59
审讯和判决	60
在模范监狱	62
一 独居	63
二 大牢房	67
三 大眼刽子手	69
四 叛徒	70
五 起解	71
陆军监狱生活	73
一 日常生活素描	73
二 马克思义在犯人中	75
三 “双十二”	77
四 绝食斗争	79
五 轰炸、抗日战争爆发了	81
在开封反省院	82

一 反省院的政治性质和组织情况	82
二 一个“白俄犯人”	85
三 国共合作宣言在“犯人”中	86
四 宋庆龄的文章	87
五 平型关大捷	89
六 红军歌	90
七 飞将军	90
八 革命报刊	91
九 徐州来客	93
一〇 写《自述》	94
一一 反省院被迫撤銷	95
一二 我又被押送到开封第一监狱	96
在监狱的最后几个月	98
一 武汉来鸿	98
二 绝食斗争	99
三 一元五角钱的心意	100
四 出狱	101
开封数日	102
一 和党取得了联系	102
二 访问《风雨》社	104
三 返回新安	105
新安建党	106
一 入党	106
二 党的发展	107
三 河防队	107
四 夺取县中	111
五 教师训练班	112

六 打入	114
七 县委书记被捕	116
八 斗争更隐蔽了	117
到豫西特委	119
一 入洛	119
二 去宜阳	120
三 宜阳县委又成立了	122
四 去竹沟	123
五 红色竹沟	125
六 党训班	127
七 参加省委工作会议	127
八 彭雪枫同志出征	128
九 王老汉打土匪	129
一〇 返洛途中	130
一一 洛阳政治形势的变化	132
洛宁中心县委和洛宁地委	134
一 洛宁中心县委成立——三乡会议	134
二 宜阳党的大发展	135
三 党在孙殿英驻宜阳部队里的工作	136
四 赵堡农民训练班	138
五 打草	139
六 渑池会议	141
七 地委党训班	144
八 灵山的工人支部	145
九 赵堡中学事件	147
一〇 耶沟	149
一一 地委领导成员的变动	151

一二 洛宁党	152
一三 洛宁农会	154
一四 嵩山顶上	154
一五 国民党特务的活动	156
一六 常村党支部	157
一七 强迫加入国民党	158
一八 国民党征兵及其新兵补训处	159
一九 到延安去!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去	164
二〇 豫西组织工作会议	166
二一 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和豫西地下党的关系	168
赴延安途中	170
见毛主席	174
撤退河南地下党干部	177
延安整风和审干	182
大生产—丰衣足食	188
延安拾锦	192
一 新市场	192
二 修飞机场	193
三 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
四 邮政	195
五 津贴	196
六 食堂	196
七 歌舞	197
八 爱情和婚礼	198
到前方去	200
在太岳《新华日报》社	206
太岳区的第十中队	208

公审大会	211
迎接五师	213
从延安来	216
集中干部,准备随军过黄河	218
见李先念同志,接受过河指示	220
随太岳兵团过黄河	222
竹园会议	225
新安城数日	227
痛歼横水之敌	229
太岳五地委	232
剿匪反霸	234
急性土改	239
暂时困难	244
一 铁路线附近的遭遇	245
二 艰苦的转移	245
三 马跑泉事件	246
两个俘虏	248
渑北之战	250
坚持——宜川胜利	252
两次解放洛阳	254
关林事件	257
海资事件	258
鲁山整党会议	259
洛阳地委成立前后	262
配合淮海战役,支援大军过长江	265
反霸清算和土地改革	267
镇压反革命	277

“三反”、“五反”	280
恢复经济.....	287
建党 公开党 整党.....	293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296
一 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	296
二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	298
三 社会主义改造.....	299
四 反“冒进”	303
五 反右派.....	305
六 回忆周总理.....	308
大跃进时期.....	313
一 大跃进的成绩.....	313
二 大跃进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317
(一) 农业上的浮夸.....	317
(二) 大办钢铁的浮夸.....	321
(三) 大刮“共产风”	325
(四) 错误的“供给制”	327
(五) 害人的“食堂”	330
(六) 反“右倾”的恶果.....	334
调整时期.....	341
一 灾情持续.....	341
二 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342
三 恢复农业经济.....	343
四 调整工业,压缩城市人口	345
五 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	347
“文化大革命”	348
一 青岛疗养院.....	348

二	济南千佛山	350
三	被批斗	353
四	林红风波	356
五	打、砸、抢	358
六	绑架	362
七	宾馆之夜	364
八	体育场	366
九	抓叛徒	367
一〇	所谓“七二五表态”	369
一一	“牛棚生活”	370
(一)	被赶出人委院	371
(二)	蚊害	371
(三)	臂残发落	372
(四)	“反革命标语”事件	373
(五)	如此外调	374
(六)	大“牛棚”	375
(七)	吃忆苦饭	377
(八)	以打骂逼写材料	378
(九)	“牛棚人”批斗“牛棚人”	379
(一〇)	看病	380
(一一)	年关	381
(一二)	小“牛棚”点滴	382
(一三)	禁食	384
(一四)	临街楼上	384
一二	疏散、下放	386
一三	漫谈天下事	387
一四	游太华	389

一五 病危	392
一六 悲哀的日子	395
一七 伟大的 10 月 6 日	398
一八 畅游庐、黄	399
一九 又一枝毒箭	406
二〇 攻书	411
二一 攀花弄草	411
二二 最后“结论”	412
重上征途	417
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421
在全国人代会上	426
参观张家口实兵演习	431
春日长沙	435
深圳、蛇口	438
海南行	440
广州卧病	446
青、烟见闻	447
参加新安党史会议	454
参加中国史志协会第二次会议	455
大西南纪行	457
豫西纪行	465
平鲁宝郑禹	471
从豫南到豫东	474
陇海沿线	481
大江南北	485
卸去政务	502
江河志会议	504

南阳城市志会议	508
癌	511
从豫南到豫西	514
北京方志会议	516
祭祀坑羑里城开封第一监狱	519
大西北风光	521
石臼港	536
阳城寻旧迹	540
北京六日	545
武当行	547
洛、渑评稿会议	549
在京参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会	551
洛滨吊自安	553
纪念洛阳解放四十周年	555
花城	557
病	559
竹沟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	561
河南地方史志编委会第八次会议（扩大）	564
从汤泉到合肥	567
意外的发现	571
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	583

杀 人

我一出生，就处在一个动乱的时代。我的童年就是在军阀的混战中度过的。今天是这个军阀，明天是那个军阀。虽然我住在城里，因为年龄太小，弄不清都经过些什么军阀。但从大人们的议论中，也知道一些在过河南或豫西的比较大的军阀名字，比如赵倜、吴佩孚、刘镇华、岳维俊、万选才、葱玉昆、张治公等等。在这些大小军阀的统治之下，杀人是经常的事。我很小的时候就常看杀人。那时，经县衙门判决的杀人，总是要吹杀人号的，我一听见杀人的号声，就赶快往街上跑，随着人群跟着杀人队伍到刑场看杀人。有时候是杀人之后我才知道，跑到刑场看的。也有许多人被杀是不经过县衙门的，我也遇到过不少。有些杀人的情节和被杀者的形象给我的印象极深，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多少记录一些，以便从这个角度反映一些那个时代的情况。

我所记得的最早的一次杀人，是把被杀者绑在树上，面对面地开枪把人打死（一共有六七个人，都是男人）。把人打死以后，执行者把死人的生殖器全部割掉拿走了。据说（当然是胡说）男人的生殖器可以治女人的“干血痨”。大概这些执行者的家中，或者他们的亲戚、故旧家中的女人有害这种病的。

我以后见到的杀人，都不绑在树上了，是让被杀者跪着，甚至站着杀。

有一次是叫被杀者跪着用“鬼头刀”砍头。当把头砍下来正

向外喷血时，一个行刑队的兵，用步枪探条扎着一个剥掉皮的馒头放在无头的脖颈上，一下子就被血染红了。据说这也是为了治病。

有一次，当把人枪毙以后，一个军官用刺刀把死者的肚子割开挖心脏。他挖了好一阵，把死者的肚子挖得乱七八糟，才找到心脏。他提着血肉模糊的心脏，到河边洗得干干净净以后，高高兴兴地走了，据说也是治病的。

有一次，天已昏黑，我从河南村回城，过河不远，在我经过的路边，有一大堆血肉模糊的东西。原来是下午刚在这里活剥了一个人，还没人收尸。这时候周围已空旷无人，寂静异常。在昏暗的光线中，还能看清楚被剥掉的人皮乱七八糟地摊在地上。我害怕极了，赶快扭头向城门口飞奔，一路上总觉得这个被剥的人好象在后面追赶我。好不容易跑进城，神魂稍为安定。但回家还要经过一条紧挨城墙的背街，路上也是一个行人都没有，天更昏暗了，但我已无力奔跑了，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我加快脚步向前走，不时地回头望望，被活剥者的影象总是不离开我。越想越害怕，我又飞跑起来，一股劲跑到家。有好多天，夜间睡觉，总是用被子蒙着头。

有一次，一队官兵押着 10 来个人往火车站走，没有绑。当官的对他们说是叫他们到什么地方当兵去。到车站了，火车还没有来，当官的叫他们在车站旁边紧挨一排饭铺的空场子上排队，说在火车到来以前先整整队形，练练步伐。他们排好队，按照军官的口令动作，一会儿“起步走”，一会儿“左转弯！”“右转弯！”一会儿又是“向后转！”当犯人们“下操”的时候，士兵们也一会儿摆开着站着看。过了一会，当他们背着官兵方向走到空场边的时候，军官下了个“立正！”的命令。他们站得整整齐齐，而背后的士兵却在军官的示意下举起枪来，紧接着是“开枪”的命

令。随着枪声，他们都倒在血泊中了。我去看时，见犯人的脑壳都被打碎了，溅得满地都是脑浆。

城墙上、城门外的电线杆上和树上经常悬挂用以示众的人头。那时候还有许多人留有头发辫子，就利用头上的辫子来悬挂。有一次，我和几个私塾小同学在城墙上玩，偶尔扒着城垛望外一看，啊哟，几乎碰着一颗悬挂的人头，我们都吓得赶快跑掉了。

有一次，看见一队官兵押着几个民夫抬一个农村喂牛用的大草篓子进城来，里面装着大半篓人头，足有一二十个。

有一次，大约半夜的时候，大家正都睡着好觉，忽然一阵急剧的哗啦啦的声音把我们全家都惊醒了。父亲起来观察了一番。原来我家买的几根大竹竿靠在露天的夹道里，上端高出房檐许多，显然是有人在房上跑动利用竹竿跳越时弄出的响声。第二天，我从县衙前面经过，看见地上有一滩黑紫的血。从人们的议论里知道：被杀者是军阀部队里的一位比较高级的军官。前一天这个军官和其他几个军官在大地主、大商人黄金凯的商店后院里打麻将，不知为什么事争吵起来，先是吵，后是骂，最后都拿出手枪来要动武，经黄等绅士们的劝解，才算“平息”，夜间有几个人想杀害这个军官，军官越墙而逃，这几个人紧紧追赶，最后把这个军官抓住了，用铡刀铡死在县府门前。显然，夜间在我家房顶上跑动弄响竹竿的也就是这些人了。

有一个白天，街上人来人往，平静如常。突然枪声大作，子弹在空中飞鸣，街上的人一下子跑光了，商店都关了门。大家都坐在屋子里听枪声，等变化。从枪声听出来是两支军队在互相射击，而且都在城内，谁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是“兵炸”的情况。“兵炸”就是哗变，变乱的军队往往

进行抢劫，所以家家都把门户闭得紧紧的，顶上木桩。但经过一个来小时激烈的射击以后，枪声完全停止了。街上又慢慢恢复了生气。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同一个营里的两部分队伍因闹矛盾互相打起来了。双方都死了一些人。有一家杀猪店后院的杀猪锅里突然掉进一个人来，原来是一个兵企图从这里翻墙逃跑，被对方一枪打中掉了下来。

有一天，一小队官兵打进县衙抢了县长的东西，连县长太太手上的镯子也被抢走了。营长为了卸脱责任，亲自枪毙了几个士兵。其中有一个士兵只带轻伤，别的士兵赶快就近弄条苇席把他盖住，等无人时起来跑掉了。

那时，我看到的被杀的人中，有许多英雄好汉。他们临死前仰头挺胸，破口大骂，毫无惧色。有的一面走；一面向街上的群众诉说他们的冤枉。

有一年，我在南关火神庙上私塾，我的小书桌就放在火神爷泥象的前面，正对门口。神的狰狞面目看惯了，一点也不害怕。一天，忽然有几个官兵带来一个膀宽腰圆体格非常健壮的小伙子，绑在庙前院子里的大柏树上。我从书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小伙子横眉怒目，大骂说：“再过 20 年，老子又是这么大，那时再报仇！”几个钟头以后，根本没有经过法庭审判就被杀害了。

因为受不了军阀、官僚、恶霸、地主的欺压，农民起来杀人报仇的事也很多，因为靠打官司是打不赢的。我有一个小学同班的同学，他的父亲黄金子是张钫的卫队长，欺压人民，无恶不作。张钫是新安县铁门镇人，铁门镇一带的人非常痛恨黄。早就想把他除掉，但总没有机会。这一年，张钫又带卫队连住闲在家。农民们作了巧妙的布置。有几十个农民都怀揣手枪或短刀，每天到镇里散在各处，等待时机。有一天上午，黄

金子亲自出来到肉铺里买肉，当他正要拿肉的时候，突然一把短刀扎在他的胸上，接着，几个人架着臂膀把他架走了。一到街上，就有几十个农民拔出枪、刀接应。在这种形势下，谁也不敢出来阻挡。一直把黄金子拉出南门，过了涧河。这时候才有张钫的卫队出来追赶，但是已经迟了，群众把黄金子乱刀砍死在河滩上。